

回憶

瀛苑副刊

是那樣炎熱的夏日午後，太陽的烈焰彷彿要融到臉上來一般，令人快蒸發的空氣裡有一種熟悉的氣息，我恍惚尚處於亞熱帶的高雄，然而我在淡水，在傳說中會凍得人眼睛鼻子連在一起的淡水小鎮。

忍不住當起了觀光客—撐起了粉嫩不太對搭這老街光景的陽傘，試圖存活在這文明世界。走到濃密的林蔭下，燥熱的空氣終於可以得到片刻的安息，這時候陣陣的外省腔國語吸引我注意，一位老伯正在和一對顯然不知所措神色的情侶說談著，一定是我不做掩飾的笑意，他看著我帶笑：「小女孩兒，你在笑什麼呀？」我依然笑了笑，沒有多加解釋。

然而我的夥伴們開始不知所措了起來，因為那老伯正向我—我們—走來，而對邊的情侶倆倒是明顯的鬆了口氣。

老伯劈頭問了句：「你們會不會唱花木蘭啊？會不會？」同伴裡有人討好：「老伯，您唱吧！」老先生倒也不客氣，就著調子清唱了起來，文辭優美講究著實令我訝異，就著細碎、篩過蒼綠樹葉的陽光，老人的臉又開始在我面前恍惚了起來，「……騎馬射箭不輸給小兒郎呀……」，淡水河邊的青蔥竟成湖畔的垂柳，說書人正悠遠地向圍在身旁的孩子們，低吟著巾幗的英姿呢！

2010/09/27